

海心

上海大光書局刊印

851.48
10131

海 心

集詩道承名一

著道承雷

行印局書光大海上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改訂出版

心海 一名承道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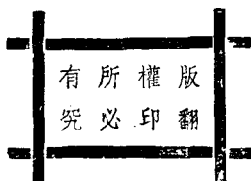
定價國幣五角
◆實售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雷承道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人 陳苻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大光書局
上海粘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曾 序

小說或戲劇可以隨便寫得出，而詩却不能隨便寫出。因為詩必須要有靈感。所以，一個詩人底情感也一定較一個小說家或戲劇作者為豐富。

詩的產生除了必須要有靈感之外，自然還得要那個詩人有相當的修養；這裏所說的修養——詩人的修養——也與小說家或戲劇家的修養不同。一個小說家或戲劇作者與社會接觸得越多，則其題材也更多，其作品也更充實。一個詩人則不然：詩人是宜於孤寂的生活的。如果一個詩人常在忙碌着，這是於他底藝術會有妨礙的。至少一個詩人定得有其沈思的餘暇，我以為。固然，在忙亂中也可以抓着許多詩料——也可以觸發許多靈感，但在忙亂中不容易寫出好詩，這是事實。詩是需要「推敲」的，從古詩人底自白也可以看出來。「脫口如生」的詩雖非絕無，確是很少。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畢竟是絕少的事實。「妙手」——天才——是不可多得啊！

「五四」以來，產生了不少的新詩人，到現在我們讀其詩實不能完全承認所讀是詩了！固然，這其間也有着不少的佳作。近幾年來，詩壇是消沈得很，書店皆不願印行詩集。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容易有新的詩人產生。然而在這兩年中居然也有幾個新詩人，幾冊新詩集出現；這些新詩人是各人具有着相當的天才的。

現在我很榮幸地又看見了雷承道先生底詩稿。在雷先生底詩集中抒情詩居多數，辭意纏綿，感動人的力量頗大。其中差不多全是長詩。長詩不容易寫，非有充分的修養與豐富的情感莫辦。我是不善於寫長詩的，在我底兩部詩集裏就很少長詩。對於雷先生這些長詩我是很愛讀的；尤其對於他底那種寫長詩的氣魄，與字句間奔放的熱情，我是自愧弗如！固然，他的短詩也都很好。

雷先生是「文友社」底社員，曾與我通過幾次信，我們尚未會過面。但我已從他底詩上認識他了。當他底詩集將要付印的時候，承他一再地來函要我寫一篇序文；我很慚愧！自己雖然常喜歡寫詩，但至今還不會寫出可以使自己比較滿意的詩來。雖然「

兩顆星」底作風已和「愛的三部曲」不同了，但也不能算作是進步，更談不上成功。尤其是我最不善於說話，平日很怕替人寫序文，但承朋友們誠懇地相屬，又不便重違雅意；所以我也已經爲人寫下了將近十篇不像序的「序」了。我沒有辦法，我只求那些朋友們——作者和讀者原諒，原諒我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

我以爲：一種作品最好是讓讀者自己去認識，類於「欺人之談」的序文是不大可靠的！是爲序。

曾今可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於上海

雷 序

一年來我都在病苦之中；近來更加上咯血舊症，病榻纏綿，變成廢物。說到作文章，不但病弱的身體不能勝任，而文筆久疏，也使我寫不出像樣的東西來。承道哥屢次來信要我替他的詩集作一篇序文，這自然因為我和他是同胞弟兄，父母只生下我們兩個，又同在一個環境裏長大。我對於他的歷史以及他作詩的經過，都知道得很詳細，由我來在他的詩集前面說幾句話，實是非常適當。不過因為前述的種種原因，使我始終未能作成交卷。這幾天他又來信催我，說詩稿已排好了，專等我的序文，我不能不在病苦之中勉強提筆。

我們的故鄉是四川富順縣的自流井和榮縣的貢井。這是著名的出產井鹽的區域。我的家庭世襲的「辦井燒灶」。（由井中取出鹽水，利用別的井中上升的一種天然燒燃的氣體——煤氣——燒成食鹽。）我的家庭一方面既具備這種固定的經濟條件，一方面

又有從古傳下來的五世同堂的大家族思想。所以我們生下來時候，家中已經是人口衆多，而又不容分解的大團體了。我的父親因爲種種原因，背叛家庭，潛去日本留學。並入同盟會，參加革命，長期住在外國。我的母親受盡萬千辛苦才把我們弟兄撫養成人。我們幼年雖也讀過幾年私塾，但我們寄人籬下，吃飯已經不算安定，更有何求？何況像自流井這樣風氣閉塞，只知道「賺錢」的落後古鎮，新教育是極不發達的。所以我們弟兄先後幸運的在惟一的公立高小畢業後，若要繼續，就須到遠到百里的縣城進中學，這在我們的地位是不平常了。於是當我剛在高小畢業，承道哥已經被家庭壓迫着廢學而在鹽井上作事了。可憐他進中學才三學期就被迫廢學！他是非常傷心的，一連哭了幾天，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我的母親也陪着他哭。有時在晚上突然從夢中坐起叫道：「我要讀書」！爲了讀書他幾乎要發狂了！可是這樣的災難不久又臨到我的頭上。真巧我進中學也不過三學期，也遭了同樣的不幸。雖然在幾年之後我們又得受教育的機會。

他任職的一家鹽井，在自流井市和貢井市之間的鄉村，周圍都是青山和田野，點綴着零星矮小的瓦屋。一條從榮縣發源經過貢井市蜿蜒的包着這家鹽井的左方和前面流去的河流，（到現在這條河還沒有固定的名稱）使這鹽井生色不少。我記不清楚是我的一位長於舊文學的叔父還是別人，給這鹽井取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稱叫做迎江井。更妙的管理迎江井的重要職員如賬房管事等的幾間樓房宿舍就是逼近河邊建築的。並且有窗可以遙望，青山綠水，盡收眼底。漁夫們農人們時而發出歌聲融和着遠近的鷄鳴犬吠。就是炎夏的天氣，小樓上免不了悶熱的氣息，可是常有窗外的河風吹來，令人爽快。這樣的所在，實在是一個可愛的詩的環境。

承道哥初來這裏的時候，自然不會因為風景之優美而減少他廢學的悲哀，他幾乎沒有一天快樂的度過。他的周圍盡是庸俗淺薄的人物，沒有同情和了解。迎江井雖是我家的產業，可是他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利。（尤其是經濟方面）他每月只有幾吊錢的零吊費。「那有東家在自己產業上和職員一般的支用薪水的道理」？這是長輩們的見解。

他寤寐不忘求學，因此他在經理井務之暇，仍然繼續自修。記得有一次我從學校裏回來，到迎江井去看他，他剛剛爲了購買牛的食料出去。（這鹽井局面不大，沒有用蒸汽機，而是用水牛推車。）我見他的賬桌上堆了不少在校時用的書籍，一本展開的英文練習簿，幾行才寫上的新鮮墨迹還沒有乾，這使我當時非常感動！

他漸漸覺悟他沒有求高深學問的希望了，只想多得一點常識。他記得在中學時看過同學們的學生雜誌，於是他把幾月來的積蓄寫信到重慶商務印書館訂了一份學生雜誌。接着又訂了小說月報等。這時正當民國九十年間，他又從雜誌上間接知道了許多北平上海出版的各種新雜誌和新文化書籍。在暑假我住在那裏的時候，他又有不少的新書報了。這自然不是他的經濟力所能辦到，我母親給了他些辛勤積下的苦錢。

我在中學裏也很喜歡閱讀新書報，尤喜哲學一類的文章。中學附近有一個小學的教員，是一個新人物，對於哲學很有研究。我同他認識了，他借給我許多書籍，並指示我許多不了解的地方。我對於哲學感着極大的興趣，學校的功課我幾乎全不注意，

終日冥思幻想。有時一個人走到操場的角落裏，思索宇宙問題，人生問題。我打算放假回去勸承道哥也多看看哲學的書籍。那知正在這時接到他的來信，抄來他最近作的一首新詩，這使我驚喜起來。

下學期我遭了他同樣的不幸，被迫廢學。不過因為我的年齡和經驗，還沒有被派到什麼鹽井的資格和能力，暫時住在迎江井混混。我和承道哥有機會常常討論各樣的問題了。他偏重新詩，每次一本新雜誌寄到，他爭着找詩讀，我爭着看關於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文字。迎江井是冷落的地方，沒有郵政局，一切郵件均由貢井市的一個三等郵局分派。因為迎江井和貢井市距離有五六里，郵差要三四天才能將郵件彙齊送到這鄉區來。因此承道哥和郵局約定不必要郵差送來，每天迎江井的伙房（即廚司）上貢井市買小柴的時候，就順便到郵局去取。所以我們每天都急急乎望伙房早些回來，看看書報沒有。我們在窗上看見伙房頂在頭上的竹籃裏有一個長而白的東西，我們都爭着跑出去拿，「人們的安慰在郵差的腳上」，而我們的安慰在伙房的籃裏。

他的詩一天比一天作得多了。我們的意志之橫被壓抑，我們的困處絕境沒有出路，在他就天天作詩以發洩他一腔悲憤的感情，而我則一方面探究人生的問題，一方面又因處境艱苦，漸漸成爲一個悲觀的人。我不能作詩，我只有在真理的探求中暫忘當前的困苦。

其實我們沒有良師和益友，無論作詩和研究，都沒有批評和指導，只是瞎摸瞎撞，對不對自己也不明白。

可是不久家庭知道了我們的作爲，幾次被叫去斥責一頓，說不作「正事」，專會胡鬧。於是我們更感着束縛的苦處。

我們爲了解除苦悶，也常借對岸農家的一隻僅容三四人小船泛於河上。（因爲他們每天都用小船載青草過來賣給迎江井，作爲牛的食料，這是一筆好收入，他們當然樂於把船借給我們。）這河的對岸有一條支流，從來沒有船隻進去過。我們的船又溯小溪而進，漸遠漸入幽靜的山谷中，山明水秀，風景絕佳。他的詩興大發，他作詩

謳歌自然界之美。然而也在詩中對家庭對社會表示無限的憤懣。我們觀察着自然界的一草一石，都聯想到哲學問題。我們都有同一的感想，在這幽靜的山溪之中，我們有着自由的意志了。他大聲的背誦着他反抗的詩篇而無人壓抑他；我自由的思索我的問題而不受人的輕視，小溪中是我們逃避現實的惟一的樂園。

後來在貢井市一位友人處認識成都的詩人沈若仙君，他任職於貢井市的鹽稅機關。在這樣的環境中，認識這樣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使我們高興極了！我們同沈君立刻成了知己的朋友。他常到迎江井來玩，我們三人又泛舟於小溪中，互相唱和。漸漸提到組織文學團體的計劃，遂由沈君聯合成都的文人張拾遺，何又涵，葉伯和，陳虞裳，文秋潭諸君組織草堂文學研究會，並出版草堂文藝月刊。會務和出版，都由在成都的幾位負責。當第一期月刊寄到，承道哥看見自己的詩登在上面的時候，他的歡樂真不可以言語形容。

這般人中，張拾遺君算是一個天才詩人，他詩的意境，非常深刻。據說當時成都

的詩壇要推他坐第一把交椅。承道哥從通信上和張君成了要好的朋友。後來他索性介紹張君到自流井，任市立初級中學校的國文教員，大家好天天見面。張君竟然來了一次，相見甚歡！於是沈君張君和我們弟兄共四人，仍常泛舟於小溪之上。三位詩人，你一句，我一首，非常痛快！可惜我不能作詩，只冥想着那些人冷談討厭的奧妙問題。於是我感着自己的孤單了！不過，四個人都是具有新思想而同樣對舊家庭舊社會非常憤恨的人，大家團聚，自由議論，怎不快樂呢！但不久張君又回成都去了，另外出版了孤吟詩刊，承道哥也加入的。

這幾年我們接連遭遇着種種不幸的事，一向被家庭視為叛徒而極端輕視的我們坎坷一生的父親，從海外歸來，已經成為半瘋狂的不幸者，數月後就去世了！我們千辛萬苦，憂悲一生的母親，也得着一種可以醫治而無錢醫治的病而死亡了！我們憶念着我們的雙親一生不幸的遭遇，我們感受着自已目前的困苦，我們更恐懼着未來的災難，於是那潛伏已久的狂濤似的反抗的情緒，終於在幾次責打之後，憤發出來！我們逃

出了家庭，同到上海，度過了十年的飄流生活。

承道哥現在出版的這冊詩集是極不完全的。他初期所作許多反抗的詩，不管他技巧的成熟與否，而他那熱烈的情緒，使我們讀他詩的人可以立刻激起非常的感奮而熱切的同情於作者的不幸。可惜他這些詩都因第一冊集子的遺失而同歸於盡！這一冊大半都是在外邊所作。但由此地可以看出作者在將近十年的「等因奉此」的機械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他詩人的性格，這實是難能可貴。我自己非常慚愧，我自從逃出了家庭投入這複雜的社會中，對於哲學漸漸冷淡了。而對於其他各種學問，門門都有興趣，都會去嘗試一番。但至今門門外行。近年又趨向於文學方面，雖然在書局出版了幾本小說，但是淺薄得連自己都不願再看。對於詩至今仍然外行。一個不了解詩的人爲詩集作序，豈不可笑！好在曾今可君的序文已經對於這冊詩集的內容提了一提，用不着我這外行人多說了。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作於上海。

自序

這冊詩集是出版了，這冊詩集裏的詩，是我十年來所作的，大多數是在各雜誌各日報上發表過的。心海一首，在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的第一期草堂和十五年的廣州國民新聞副刊國花上登過。同時廣西民國日報，湖南學生會刊也轉載過。新婚雜詩，病中，冬日小詩二十幾首，在成都十二新聞上登過。無勇的心，過舊地，冬日漫遊，重讀舊稿，題手帕寄伊，招魂詞六首，在成都西陲日報副刊春花上登過。雜詩三首，別後二首，在成都孤吟詩刊上登過。今夕一首，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四川自流井的自貢週刊上登過。放棄了的情緒，我要回去，痛心語三首，在上海大夏大學四川同鄉會刊第一期上登過。（我要回去，痛心語二首，國花上也登過。）遊莫愁湖，問雨，淚語，飄泊者的哀歌，聞簫，絲絲的月光下，青春的葬歌，得伊信後寄之八首，在十五年的國花和十七年的南京三民導報副刊莫愁之光兩處登過。（三民導報上，